

## 雪中铃（白话文版）

### 第一章：黑雨启

---

我是在一场黑雨中醒来的。

泥土的气味最先回到我身体里——潮湿的、腐殖的，带着被落叶反复掩埋又翻出的陈旧。我的手指陷在泥中，像某种植物的根须，苍白而静默地汲取着大地的记忆。

铜铃在腰间轻轻响动，声音闷闷的，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喉咙。我低头看它，铜锈斑驳的表面刻着两个字：“良……知……”笔画断裂处爬满细小的裂纹，像一条干涸的河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谁。

但我知道，这片山坡上埋着三个人。

一个老人，一个少年，一个沉默的仆人。他们的尸体是我亲手掩埋的——至少，我的身体记得这件事。我的指甲缝里还残留着冻土的碎屑，掌心横贯着铁锹磨出的血痕。可我不记得他们的脸，不记得他们为何而死，甚至不记得自己为何要埋葬他们。

我只记得一个画面：

一个瘦削的男人站在雨里，蓑衣下的官服早已褪色。他弯腰挖土时，袖口滑落，露出手腕上一道狰狞的旧伤——像是被什么野兽撕咬过，又像是被铁链磨出的烙印。

他抬头看我，眼睛里映着将熄的火把。

“你来了。”

他说这句话时，雨突然停了。

而我终于想起——

我并不是来埋葬他们的。

我是来寻找自己的尸体的。

### 第二章：雾中的名字

---

雨停后，蜈蚣坡升起青灰色的雾。

那个男人——他让我叫他“驿丞”，可他的眼睛分明在说这不是真名——从袖中取出一块粗麻布，慢条斯理

地擦拭铁锹上的泥。他的动作太细致了，像是在对待什么圣物。我忽然想起苗寨里那些擦拭祭器的老巫师，他们总说器物比人记得更久。

“你认识他们？”我踢了踢脚下的新坟，腐殖土发出空洞的回响。

他摇头，腕间的伤疤在晨光中泛着淡紫色：“但我知道他们怎么死的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”

“死于忘记带伞。”他说。

我以为他在说笑，可他的眼神却像冻住的溪水，平静得让人发冷。

### 第三章：铜铃的饥饿

---

铜铃又开始响了。

这次它不是在腰间震动，而是在我的喉咙里。我能感觉到那些锈蚀的铜锈正顺着我的血管爬行，像某种寄生的藤蔓，啃食着我残存的记忆。

驿丞在煮粥。说是粥，其实不过是把野芹和糙米丢进沸水里，任它们翻滚出浑浊的泡沫。他蹲在火堆旁，用一根折断的竹枝搅动铁锅，竹节刮擦锅底的声响让我牙酸。

“你的铃，”他突然说，“以前是我的。”

我猛地按住铜铃，铜锈的腥气在舌尖炸开。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三年前，有个苗女在京城太医院偷药书。”他舀起一勺粥，吹散热气，“她撞见了锦衣卫押送囚犯，慌乱中掉落了这铃铛。”

我盯着他手腕上的伤疤——现在我看清了，那不是野兽的咬痕，是铁链磨出的血肉模糊。

“那个囚犯……”

“吃了三记廷杖，断了三根肋骨。”他递来粥碗，“喝吗？比诏狱的馊饭强些。”

### 第四章：坟前的蕨

---

第三天，坟头长出了蕨。

嫩绿的卷芽从土缝里钻出，像婴儿攥紧的拳头。驿丞跪坐在坟前，用指甲掐断一株蕨芽，汁液染绿了他的指

尖。

“你相信人死后会变成植物吗？”他问。

我想到苗疆的传说：枉死之人会化作食肉的藤，缠绕过路的活物。

“不信。”

“我信。”他把蕨芽含进嘴里，慢慢咀嚼，“在诏狱时，我见过一个书生被杖毙。他的血渗进砖缝，第二天，砖缝里长出了蘑菇。”

我忽然感到一阵眩晕。铜铃在腰间剧烈震颤，那些锈蚀的裂纹中渗出暗红的液体，像凝固的血。

驿丞抬头看我，嘴角还沾着蕨汁的绿色：“想起来了吗？你埋葬的不是他们。”

“是我自己。”

## 第五章：黑雨再临

---

傍晚时，天又黑了。

这一次的雨比记忆中的更粘稠，落在皮肤上像冰冷的蛛网。驿丞站在坡顶，蓑衣被风掀起，露出里面褪色的官服——原来那根本不是官服，而是一件血迹斑斑的囚衣。

“第一次见到你时，”他的声音混在雨声里，“我就知道你是来讨债的。”

铜铃终于挣脱束缚，飞向他的掌心。那些斑驳的锈迹在雨中剥落，露出底下完整的刻字：

“知善知恶是良知。”

雷声炸响的瞬间，我终于看清了坟前的墓碑——那上面没有名字，只有我用苗文刻下的咒语：

“埋葬昨日者，永世不得解脱。”

雨幕中，驿丞的身影渐渐透明。

而我的银项圈，终于重若千钧。

## 第六章：瘴气与笑话

---

龙场的瘴气在清晨最浓，乳白的雾像冤魂的裹尸布，缠住人的口鼻。驿丞却在这时讲起了笑话。

“你知道贵州的蚯蚓为什么特别长吗？”他蹲在菜畦里，手指挖开潮湿的泥土，露出一截粉红色的蠕虫，“因为它们要钻过整座山，去告诉京城的皇帝——‘陛下，您的律法在这里，还不如一条虫’。”

我本该笑的，可喉咙里却涌上一股铁锈味。铜铃的裂痕更深了，那些暗红的锈斑像干涸的血痂。

“不好笑？”他抬头看我，蓑衣上沾满泥点，“那换个故事——有个傻子被贬到蛮荒之地，发现这里的虫子比圣贤书更懂天道。”

我忽然抓起一把土摔向他：“你明明快病死了，为什么还在笑？”

他任由泥土从脸上滑落：“因为我发现，咳嗽比跪拜更接近天地。”

## 第七章：童尿与圣贤

童子尿了裤子。

那小鬼不过八九岁，裤管滴滴答答漏着水，脸涨得比山里的毒蘑菇还红。驿丞却大笑起来，脱下自己的外袍裹住他：“妙哉！童子尿乃辟瘴良药，你这是要救我们全驿站的命啊！”

夜里，我见他借着月光补那件尿湿的袍子。针脚歪歪扭扭，像蜈蚣爬过的痕迹。

“你对谁都这么好吗？”我问，“连个尿床的小厮都舍不得骂？”

他咬断线头：“你知道他为什么尿裤子吗？”

“怕鬼？”

“怕自己变成那三个坟里的人。”他摩挲着补丁，“他爹是驿站马夫，去年冻死在送公文路上，尸体被狼啃了一半。”

铜铃突然安静了。这一刻，我宁愿它继续响。

## 第八章：最后的粥

雪落下来的那天，驿丞在煮最后一锅粥。

锅里的米少得能数清，他却扔进一把野芹、两朵毒蘑菇（“煮过就没毒了”）、三颗从鼠洞里抢来的野栗。

“像不像朱熹的‘格物’？”他搅着锅笑，“把天地万物都炖成一锅糊涂。”

我盯着他开裂的指甲：“如果……我是来杀你的呢？”

“那你该趁我格竹子的时候动手。”他舀起一勺粥吹气，“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‘竹子的道理’，死了也是糊涂鬼。”

雪越下越大。我们头顶的青铜树开始结冰，发出琴弦崩断般的脆响。

“喝吧。”他把粥碗推给我，“喝完这碗，你就能想起自己是谁了。”

## 第九章：铜铃花开

---

我是在铜铃的爆裂声中恢复记忆的。

那些锈蚀的铜皮一片片剥落，露出内里崭新的白银。铃铛里没有铜舌，只有一粒干枯的蕨种，此刻正抽出嫩绿的芽。

驿丞——不，王守仁——站在雪地里咳血。他的囚衣终于完全褪色，变成一张半透明的皮，像蛇蜕下的旧梦。

“原来你不是巫医。”他擦掉嘴角的血，“是那个在刑部门口，给囚犯喂水的药童。”

记忆如黑雨倾泻而下。三年前，锦衣卫押解他出京时，有个小药童冲出人群，把铜铃塞进囚车。

“大人！”我跪在雪地里，手中银铃开满蕨类细小的孢子，“您还认得这个铃吗？”

他笑得咳弯了腰：“现在它该刻‘行’字了……咳咳……毕竟‘知’已经开花了。”

## 第十章：最终章：未完成的埋葬

---

我没有告诉他，吏目怀里那封密信写着什么。

也没有说，那个“冻死的少年”其实是刘瑾派来的刺客。

雪埋住我们膝盖时，我摸到了他腕间伤疤下的硬块——那是廷杖打断的骨头，至今未愈的棱角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他抓起一把雪按在脸上，“当年在诏狱，老鼠啃我的伤口时，我突然明白了——”

“明白什么？”

“原来圣贤之道，不过是教人如何在被啃噬时，还能给老鼠唱支歌。”

铜铃最后响了一次。

这次，我们都听清了它的声音。